

車聲麟麟 歲月長 (一) 陳廣沅

服務津浦、浙贛鐵路憶往

編者按：陳廣沅先生，江蘇江都人，國立交通大學畢業，美國伊立諾大學機械碩士，歷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津浦鐵路天津、濟南機械廠長，浙贛鐵路機務處長，滇緬鐵路機務兼材料處長，北洋大學、南開大學教授，行政院救濟總署廳長，民航空運公司副理，交通部海備運處長。本文為陳先生服務津浦、浙贛鐵路回憶，陳先生正在撰寫回憶錄，將續有文稿交本誌發表，敬請讀者注意。

一曲活劇平生僅見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國民政府

鐵道部部令說：津浦鐵路濟南機械廠廠長曾廣智調升為機務處副處長，其遺缺由天津機械廠廠長陳廣沅調補。我當時已在天津機械廠服務六年，上下和陸，工人聽話，工會亦不為難，家眷雖局居偏僻，四望無鄰，但日有路警，夜有巡更，從未發生過偷竊搶劫之事；先母與我們同居有舍飴弄孫之樂；先父亦被奉養在家鄉住宅有蔡姨侍奉，亦不虞匱乏，比較我幼時在仙女鎮之生活進步多。即廠長住宅逐年修葺，圍牆內有花園四畦，春夏秋羣花盛開，紅黃競艷；簷前有葡萄架，夏秋結實累累，男女孩在簷下跳躍，笑聲四溢。圍牆外種有瓜豆蔬菜，盤餐屢有兼味。我又在空地種桃五十株，初春桃柳爭春，美不勝收。陰曆年時室內置賞春盆景：有扶疎紅艷之鐵梗海棠，有幽香馥郁之曲枝春梅，為北方花匠傑作。我幾為順境所醉，無心上進矣。

預定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到濟南廠接事，事前津廠工友及同事紛紛作送行之舉動，皆一一婉辭。臨行有一齣活劇為平生僅見，實在窘得無法逃避，廠中工友縫製了三把萬名傘，以紅綠綢緞製成，上面有小飄帶幾十個，每個寫工友名一個。送來時乃由監工工頭穿整齊潔淨之工服排隊并有吹鼓細樂送到家中，請先母上坐，由他們鞠躬致敬！此在舊小說中，卸任知縣離職時或自動或威脅由民間送萬名傘表示對於父母官之敬愛。我們這些技術人員除做工拿薪外，對於他們家庭生活毫無關心，何來此封建制度之復活。不收罷，他們已花了錢，花了功夫，拒絕了他們一番誠心誠意；收罷，我對自己無法解釋；折衷辦法，我當時收下，事後存學徒學校作為校中一種紀念品。

我走了，誰來呢？機務處派葛炳琳先生為天津機械廠廠長，葛為江蘇人，清華畢業後美國普渡大學機械系碩士。我走時，他還沒有來，我將廠事交顧毅成工程司由他移交。搬家時行李甚多，由鐵路派一輛卅噸棚車裝，家眷一起，派一輛小

包車送。想我六年前上任時，祇有一箱、一網籃、一鋪蓋、一手箱，一位從人吳樹基而已。六年就澎漲了這許多，比油炸麵筋泡大了好幾倍，就以人口論，就添了一位老太太、兒子、大女兒、二女兒，大小張媽吳媽，共計八口之多，比原來漲了四倍，行李則十倍不止！

到了濟南廠，又忙亂了一頓。那住房為德國人所造，堅實美觀，比英國人所造之天津廠長住宅好多了，房屋內有自來水、有抽水馬桶、有磁盆浴室，有地下室廚房，有飯廳客廳臥室客室涼台，真是享福來嚕。我到時，曾廠長已去浦鎮機務處為副處長，廠務由副廠長秦君移交，一切順利，一切照舊辦理。原有一切人員仍照舊，惟曾廠長之祕書秦璋唐君調浦鎮仍為副處長祕書，不久，顧毅成工程司亦由津廠調來濟廠工作，一二禮拜後各事上了軌道。

濟南機械廠在濟南府城西之「大槐樹」地方，周圍幾百畝土地皆密種洋槐；花開時清香四溢，一片青綠色中夾白色花朵，更是清心醒目。惟一

進廠門之甬道，一二百碼之遙，并無樹木，我託人在青島買來日本楓樹二十株，分植兩邊，在大風景中添些紅色。那知道我種樹有心，賞花無分！我在天津種了樹，不及一年即調離津廠，我在濟南又種了樹，不及一年又調離濟廠。二十年後我在香港一個教會學校教書，教了三年忽然心血來潮，在院子裏種了幾株著花的樹，花色粉紅而

不艷，花勢婆婆如雕刻的象牙空球，一層包圍一層的向着花蕊，層層鬆鬆圍着，煞是好看；賞鑑了不足一年就離校赴美。暗中如有人主宰，真與我惡作劇，殊不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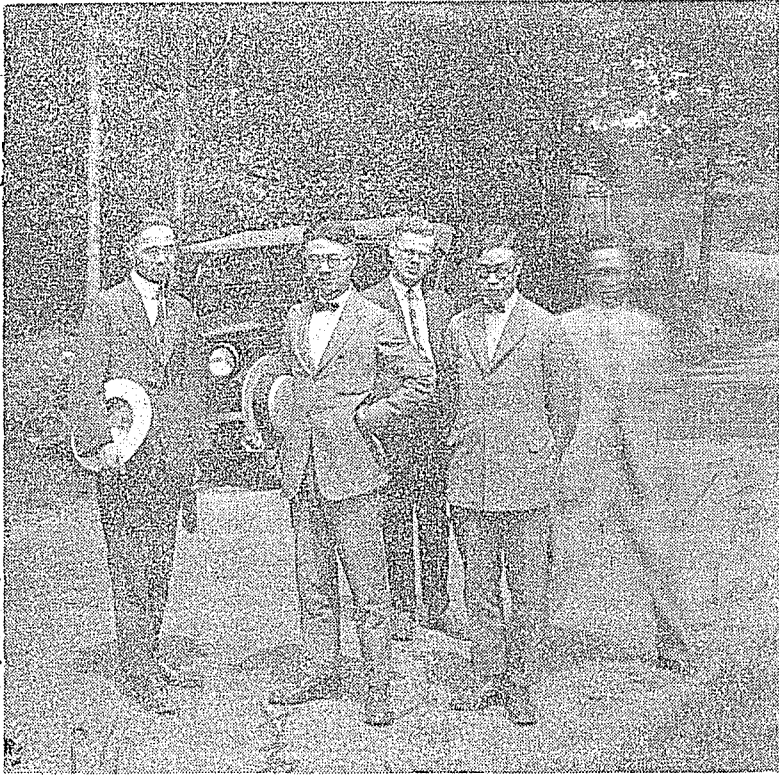
### 廠長官舍高貴豪華

到濟一月鐵路上已有新機車應用，不再趕工

，完全恢復以前之老爺步伐，慢條斯理地工作，毫不緊張，而濟廠人事方面，每場有正工程師一人主管，架車場為副廠長秦先生負責，機器場由前津廠廠長胡啓堂負責，電氣場由正工程師顧毅成負責等。廠長實無專責，可以拱手而治。所以我初到時，每日進廠到各場視察，實則與各工程師、工務員及監工工頭見面談談而已，無技術事項可以討論，倒也安閒得很，一個人坐在廠長室看公事，看書或做文章。廠長室甚大，除沿南大窗有一張大公事桌外，我背後有一張大桌子堆圖書及參考用件；對面有

一張大繪圖桌及繪圖高凳，以備廠長神來時畫點機器圖樣，其餘有四張客椅，以備待客，高貴豪華，神氣是神氣極了，孤單也孤單極了！很想添個書記或工務員來陪陪，但無辭可藉祇好作罷！而廠長住宅也很够氣派，與廠長辦公室有旁門可通，相距不足一百碼，就像在家裏辦公一樣。設計者必為機務人員有心來做廠長者。廠長云乎哉！養老幸福者也！

天下事，物極必反！日本人自濶沾協定簽字後，一年多沒有鬧事，本年一月底，他們又由沽源及獨石口向西南進攻，河北省東部吃緊，天津、北平動搖，華北人心惶惶。五月間日本人強迫國民政府軍隊及黨部之在華北者完全撤退；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任宋哲元為委員長，從此華北局面改觀，津浦路雖照常通車，大家都自知係在火坑中掙扎，日本人可隨時來佔領，中央不能抵抗，而日本人揚言「三日可亡中國」，真狂妄至於極點，然而事實上國民政府毫無抵抗之準備。幸自冀察委員會成立後暫時靜止，我方又可喘口氣。此時我的表兄郭漱岑已由天津電報局辭去會計職務，回仙女鎮老家，老家無家，即到我家與先父一家人同住。他有一個小聽差，叫小順子，十三四歲。郭兄回南，就托在我濟南機廠居住，我把他暫留在家當小聽差。家中請客打些小牌，有些小錢留給家中男女傭人，他也得一份，幾個月後他積蓄了十幾塊錢紙幣，他收在身上好不歡喜，據傭人報告，他對藏的紙幣不放心，恐怕牠會霉爛，有時太陽好時，他真拿出鈔票來在日光下晒晒乾，可憐！後來廠中有機會就荐到廠內做個學徒，讓他學些手藝可以自立。這學徒制度甚



本文作者陳廣沅教授（右、走動者）民國九年在美國留學研習機械工程時與中外同學合影。

佳，廠裏工區子弟都荐到廠裏當學徒。我在天津時，我有一個堂弟叫陳廣燮，是我三伯父的小兒子，他中學畢業要求我進大學，我想大學這條路不容易走得通，就是畢了業，也不見得掙到飯吃；我就荐他做一個電氣學徒，交給一位唐山上海同學在廠做電氣工程師的王會賢，請他指示，并且叫廣燮夜讀萬國函授學校電氣工程，後來居然成功，自食其力而且到處受歡迎。

濟廠廠長薪水較高，派頭較大，然而高高在上，與下層完全隔絕，叫我時時想念津廠的人：那些監工樸素誠實親熱，其中有一個架車場監工叫郝什麼的，我每次下廠，他都陪着我走一頓，說說工事，又說說人事，說得粗粗糙糙毫無裝腔作勢。那個工會會長黃金榮真是好孩子。他希望中國好，他願意幫忙把何事做好了。楊處長很不滿意我對他好，有一次我看見他來，我站起來同他握手歡迎他，楊處長在場頗不以爲然，後來他說：「他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粗魯工人，你對他如此客氣幹什麼？」殊不知我在美國工廠實習時，那些廠長與小工談話都是有禮貌的接待，大家平等，不分彼此！天津與我同等階級的有個工務總段長稻銓（次衡），蘇州人，他也是唐山畢業生，他對工人也是平等待遇。絲毫不帶官氣，我們談得來；不過他的工段公事房在良王莊，在楊柳青左近，我們不常見面，見面就談談不休。另外有一個鐵路醫生，江南人，我們稱他爲吳大夫，我家常請他來看病，來時都留着吃過飯回去，他向來祇吃黃酒與葷菜，向不吃飯。這些人都都想念着。

## 大明湖千佛山之戀

既然局勢轉緩，廠裏也順利進行，心地平靜，周末有空，就奉老太太及妻子等到濟南勝地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遊玩遊玩散散心。

我們乘洋車到南關外呂祖廟下車，繞到廟後，看見有白石欄杆圍着一個方池，池中有三個水源汨汨向上冒，冒出并不高，水頭向四邊分披而散，像一個饅頭，水清可見底。見水源下面有三個直立水管導水冒出。大像自來水管噴出水來一樣，減少許多神秘之感，因爲那水頭并不像天然泉水，而像人爲的自來水，未免大煞風景。池旁有茶店賣茶，大廳中有大鼓書。唱大鼓的女孩子右手執鼓槌打鼓，左手托個銅片，開合有聲，與鼓聲歌聲相應，據說這就是山東梨花大鼓與天津劉寶泉之大鼓不是一樣。我們當時聽那女孩子所唱也抑揚高下頗有音韻，但不知與老殘所描寫的黑姑娘比較如何。茶館外面小賣甚多，有賣吃的有賣玩的，也有小店賣衣服鞋襪的，人頭攢動，生意興隆。細看水池有石碑甚多，其中有一個刻着「趵突」二字，原來泉名「趵突」并非「豹突」；查「辭源」方知「趵」者「跳躍」也。「趵突」泉者，跳躍突兀之泉水也。後來聽說有珍珠泉在省政府內，我們也去看了一次，我覺得珍珠泉比趵突泉好看，那泉水自池肚中吐出水泡，千百個水泡爭先恐後向上冒，冒出後飄向四周，水面如一盤散珠，煞是好看！

大明湖是濟南風景最佳之處，且爲老殘所描寫傳神的地方，不得不去。又一個周末，適揚州中

學校長我的中學同學周厚樞（星北）夫婦攜子女二人北來，我們就一起去游大明湖，乘車到湖邊再乘小船，至蘆蒲蕩中緩行，遠看城北小山近看湖濱寺觀，風景天然，游人如織。先到歷下亭，進大門有八角亭，御碑亭，門前有一對聯就是「歷下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此聯自老殘在其遊記中介紹過，就繫胸中，今日目覩，如逢舊友，不勝愉快之至。其次就到鐵公祠，據說供奉的是鐵鉉，當時不知鐵鉉爲何人；後來查書才知道明成祖原爲燕王駐北京，他造反南下，經過歷下，被忠於南京明建文帝的鐵鉉所戰阻，鐵鉉死，後人建祠紀念。此外尚有張公祠曾公祠等皆因時間關係未能全部看到。星北夫婦後來將小兒女留在我家，他們到平津北戴河一帶去玩；第一因生平未去過北方，第二因日軍騷擾如不早去以後或無機會再去。他們自北平南旋，到濟南府再在我家留一、二日方回揚州。在外鄉招待揚州同學爲平生最快樂之舉。從此二人未再見面；我離香港他主持台灣嘉義糖廠，曾常通信。四十年後我在美國教中學時，星北去世，其夫人來依其女侶雲，嘗到我家。我們又陪她遊波士頓之麻省理工大學（星北畢業之大學）及哈佛大學。侶雲夫婦均爲化學博士，兩人均在華府左近大學教書，又十年後，我夫婦前去訪問，承周夫人及侶雲夫婦招待，談到侶雲在濟南府我家同遊時，如同隔世矣。

在濟南機廠時，來訪的客人甚多；如我的姨姪朱霖壽，我表兄的兒子郭堯年，都曾來住幾天看看濟南風景。郭說他父親回南後曾在鎮江我母親內姪即我的表兄顧伯初家主持喪事，顧的元配

死了。顧在鎮江主持一間小銀行，頗為得發云。這年夏天，陳地球先生的弟弟陳伯莊先生來訪至廠長辦公室見面後頭一句就講「這次來，有正經事，不許招待！我住在旅館中，我每天來一上午，同你談話！」我莫名其妙，他說「我正在研究鐵路事業，對於鐵路事務會計都容易弄懂，就是機務複雜弄不懂，所以專來向你請教！」我先帶他進廠看一個已拆散的機車，將鍋爐內部，汽桶內部，構造，及如何生汽如何蒸氣推動活塞，十字頭，槍桿、連桿大輪，如何大輪能在鋼軌上轉動而不滑動，如何機車帶動客車貨車而前進而加速等；然後述明機車何處最易損壞，如何修理。他有一個問號：「爲什麼要修得快，有什麼經濟原則？」我就告訴他「一個機車在行動時每天就拖多少貨可賺多少錢！機車睡在廠裏多睡一天就少賺一天錢。」又問「機車調整噸數是什麼玩意兒？」我又將理論及實施向他詳解了一遍。他來了那三天，我真一頓飯沒有請他吃過，他就走了。我心裏總在發悶，他一個學文學經濟的朋友來問這些技術問題有什麼用處呢？不久之後在報上看見陳伯莊派爲京滬滬杭甬鐵路局長，那我纔恍然大悟，原來是「先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有此一招，我們後來做了好朋友。

有一次廠務會議在濟南開會，津廠葛炳琳、浦廠熊正璇都來了，我就約了機務總段長顧啓文、段長沈文泗一起到千佛山一遊。千佛山在城南，相傳是虞舜躬耕的地方又叫舜耕山。我們一行數人先乘鐵路上的押車到一個小地方下車，然後各人騎了預先雇的驢子走過去。土路甚寬，左偏是一片壁立的山，山不高而遍長小樹，右邊平原，路邊長了一排高樹，時秋高氣爽，兩邊一帶青綠閒雜紅紫，沿路秋蟬不輟，驢過處風起揚塵，有如行軍。俄到山坡前見巍然一亭，亭上有匾，越亭不遠即爲千佛寺，寺北岩石壁上刻有石佛大小千尊，相傳爲六朝及隋代遺留，此爲山東寶物，但較之山西大同之雲崗石佛則瞠乎其後矣。登千佛高岩則南望泰山北望黃河，濟南城廂歷歷在目，大明湖水照耀如鏡，較在南京北極閣看玄武湖更爲壯觀，此時纔覺得鐵公同楹柱上那付對聯說的「四面落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描寫得盡致。

### 到曲阜瞻仰孔聖廟

又有一次廠務會議在濟南開會，會後全體到曲阜去瞻仰了孔廟。我們在濟南坐早晨火車經泰安到兗州下車，也是騎驢到曲阜城裏找到「闕里」，那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又找到他講學的「杏壇」然後到孔廟的大成殿，殿式巍峨，一排有十個盤龍石柱，龍身飛舞，殿前白石雕欄的廣場氣象肅穆。殿內，中供至聖先師像，有萬世師表匾額，旁立伯魚、顏子、曾子及孟子四像，大家入內皆肅立致敬。出殿後大家步行出曲阜城至孔林瞻仰，孔林爲孔墓所在地，到達時先過一橋，橋前爲一長甬道，道旁柏樹檜樹相夾，蒼鬱參天，再過泮水橋即見翁仲華表，墓并不甚高，前有石碑題「大成至聖文宣王墓」，四圍古木成林，有子貢手植柏，雖已枯老而保存完好。我等并在墓前留影，爲生平最不忘懷之聖跡，亦爲生平最寶貴之留影，至今仍保存之，遊倦又乘火車返濟南。

此時山東津浦、膠濟兩路雖在和平狀態中，而華北、平津一帶自五月間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爲委員長後，日本仍繼續派大批軍隊入關示威。六月間國民政府派何應欽與日本司令官梅津談判，簽訂「何梅協定」，答允撤退駐在河北省的中國軍隊，撤換河北省政府主席及平、津兩省市長，切實取締華北抗日活動，簡直變成日本屬地，真正令人憤慨。十一月日人又嗾使漢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統轄廿二縣。繼又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弄成中國不能自治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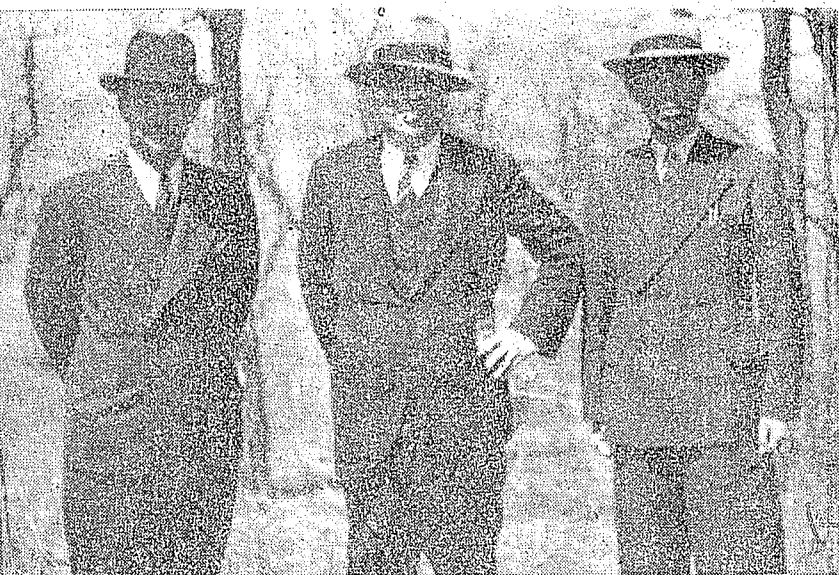
適在此時接到浙贛鐵路局長杜鎮遠兄電報，囑我去杭州視察他所手建的已經通車的杭江鐵路，我就向程孝剛（叔時）處長請假十日，去杭州一探，那知道一去就被杜局長拉住爲浙贛鐵路機務處長，而華北局面一天緊張似一天，於是電津浦辭職，移住杭州。

### 偶然因緣由北而南

我到浙贛鐵路服務真似鬼使神差，不由自己自主；又像逼上梁山，沒有後路可退。

在美國留學時有許多同時的同學眼看中國被列強欺侮逼人太甚，我們沒有生存的機會，立志回國必建設中國爲人民服務，於是由幾位道同志合的朋友建立了一個「健社」，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意思，並沒有硬性的規章，當時的會員以及後來陸續加入的會員，先後不足二十位。其中有曾養甫、陳立夫、葉秀峯、余井塘、

賴璉、程天放、吳保豐、顧毓琇、杜鎮遠、侯家源、吳道一、朱一成、胡定安、艾偉、周厚樞、霍寶樹、李書田及我十八人。回國後並沒有全體開過大會，不過大家精神上有默默聯繫的意思。



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本文作者（右）在美國與外籍顧問合影。

國民政府成立之初，萬般建設同時並舉，那時革命元勳張人傑（靜江）先生搜羅許多建設人才如曾養甫、陳立夫、葉秀峯、杜鎮遠、霍寶樹等創設了建設委員會，商討設計中國建設事業，並辦有建設什志，內容非常充實，除上述諸公

有高見發表外，尚有我美國同學如農業機械專家孫清波的文章；又有礦業專家許本純對於調查各省礦業詳細報告，風起雲湧有聲有色。後來張靜江先生回到家鄉做浙江省政府主席，就要建設浙江，展其抱負；於是曾養甫、杜鎮遠、霍寶樹等都到了浙江；杜鎮遠建議建築浙江縱貫鐵路以開發浙江資源發展貿易。但因省庫不充，杜又建議利用輕軌減少資本；結果就試辦杭州輕軌鐵路，自杭州江邊直達浙江南部之江山。

我在津浦服務時，原知杜鎮遠在浙江修築杭州鐵路，用輕鋼軌輕橋樑。國有鐵路鋼軌都是用每碼重八十五磅的，甚而至於用一百磅的，他却用三十五磅的。國有鐵路橋樑都是可載機車動輪壓軌重三萬五千磅以至於五萬磅，他只用二萬磅或一萬五千磅。而且他宣傳說管理如何省，趕工如何快，成爲一種鐵路新勢力。杜來信找我去看看，我總以津浦事忙，走不開。後來我調到濟南機廠負責，各事就緒後，組織完善，各階層有人負責，無庸廠長整天在家看門；剛巧杜又來電催我去一趟，我就藉此向程叔時處長請假，到杭州路看看以增廣見聞，動機就是好奇。

到了杭州就住在湖濱花園旁邊的西湖飯

店，開窗一望那西湖的湖光山色就十分逗人，到湖濱花園椅子上坐一坐，正是陰曆十月光景，「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新馬路上紅男綠女徜徉樹蔭花園間，非天津、濟南之環境所能比擬。晚間杜局長及幾位高級職員在西湖邊樓外樓吃飯，有生爐活蝦、西湖醋魚、涼拌鮮筍、蓴菜湯等。那活蝦端來時，還有精細紗罩罩住防活蝦蹦出盤外，魚肉到嘴即化，鮮筍柔嫩而蓴菜滑膩，更平生所未嚐過。而窗外南高峰高插雲霄，有霧氣截腰；湖中三潭印月，煙霧迷濛；蘇公堤上，柳落湖濱；情侶隊隊，尤引人入勝。飯後閒步白沙堤過孤山到斷橋小立，杜指內湖岸邊一巨宅曰：此即浙贛鐵路也。「天下名山僧侶多」，未聞鐵路局設在山明水秀處也。當時大家乘洋車回家，我亦回旅館休息。原來我住之西湖飯店地址舊爲八旗營盤，清朝時爲禁地，民國後旗營取銷，改建馬路，於是杭州人能自由遊覽自己之西湖，但其地仍名爲「旗下」。

次晨起過早膳後，即自「旗下」乘洋車到內西湖浙贛鐵路局，該宅原爲宦家別墅，有亭台有房舍，改造後即爲路局租用爲辦公室。局長室在一座八角亭中，亭外有草地，地周榆柳競綠，幽靜清雅，爲詩人騷客吟詠處，決非工程師築路處也。據杜告此路初由浙江省主席張靜江先生主持以省帑造，浙江鐵路由杭州通至浙省之西南邊江山地方，名杭州鐵路，現已通車，茲上峯看中此路與剿匪有關，令即延至江西之玉山，并自玉山展至南昌，改名爲浙贛鐵路，經費由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籌劃。經費籌足後由銀行團設理事會爲監督機關，

曾養甫爲理事長。理事會設浙贛鐵路局內，由張自立爲祕書長，長川駐會辦理一切事務，故此路不受鐵道部指揮。路局組織，局長下有謝文龍爲副局長，謝爲廣東人，美國大學運輸系博士；又有侯家源副局長，侯爲蘇州人，唐山交大畢業後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負責至南段趕工事宜。總務處長譚嶽泉，湖南人，文采風流有幹勁，爲杜所倚重。工務處長王節堯亦唐山同學，留美歸來。會計處長田定庵，係銀行團派來，通州人，爲財政專家。運輸處長鍾相青，湖北人，清華畢業美國歸來。機務處長茅以新與我同船留美，在普渡大學得機械碩士歸來；現在茅兄倦勤或有高就，擬找我來頂起，我未及答應。當日杜局長請茅處長明日陪我到沿路看看。

杭江鐵路在杭州無站，起站在錢塘江南岸蕭



本文作者陳廣沅教授近影。

山縣之江邊，稱江邊站。次晨茅兄到西湖飯店同雇洋車到錢塘江，有擺渡過江。抵岸後，步行到江邊車站，車站爲輕便房屋，如臨時搭架者然。客車一到大部爲三等車，有二等車一輛，茅與我登車，覺車身甚單薄、甚輕；看軌道寬度并與他路無異，但鋼軌細薄如玩具然。俄而小車頭來，接上後即開行，開行甚緩每小時約二十餘公里。正行駛間忽速度減低如步行，急問茅何事，謂過橋須慢行。推窗下望，有木架橋一座，遠看如細蘆柴所搭，車行雖緩而寸子有聲，且覺車身搖幌不定。過橋後車又加速行。到諸暨站，爲西施故鄉，山明水秀，人傑地靈，有小車房，車頭上水。開車後不久到義烏，與鄉縣東陽爲金華火腿之製造廠。車到金華，下車，有機務段長兼廠長黃瑟若來接，隨即到機廠參觀，規模甚小，機器雖有幾部，新舊雜湊，不成規模。

金華爲大站，水路由鄰埠蘭谿

可達杭州，蘭谿爲張學良少帥愛侶趙四小姐之家鄉，恨未有暇去遊覽。次日騎驢遊雙龍山之雙龍洞，洞內甚寬敞，鐘乳由洞頂下懸，石筍由洞底上指，有時乳筍相接水仍滴滴不止；有大而相接如彫琢鳥獸像者，誠壯觀也。次日再乘車西行經龍游，爲前津浦委員長邱煒之家鄉。又經衢縣達樟樹潭，又有一小車房，車頭加水，再西行即達浙江省之末站江山，由此南行達福建；西行達玉山爲已成鐵路之終點，亦設

車房。玉山以西鐵路已成大半，惟有幾座大橋尚在施工趕造中。當日乘車回杭。

### 傳記精華 第一集

鈕先銘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鈕先銘、章君毅等傑作十二篇，篇篇引人入勝。

### 傳記精華 第二集

王成聖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王成聖、楊森等傑作拾篇二十餘萬言。

### 傳記精華 第三集

蔣君章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蔣君章、馮國璋等傑作拾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 傳記精華 第四集

楊森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楊森、勞幹等傑作拾餘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 傳記精華 第五集

鄭彥棻等著。定價陸拾捌元

精選名家鄭彥棻、祝秀俠等傑作拾餘篇，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立  
即寄書